

第三章 第六號交響曲之創作歷程

我很想寫一個規模宏大的交響曲，它也許可以算是我整個創作生涯的終結。……長久以來，這部交響曲的大致計畫早已在我腦海裡縈回，但需要集中許多良好的條件，以便我的構想可以付諸實現。希望自己在完成這一願望之前不會死去。¹

這些暗示性的話是柴科夫斯基在完成傑出鉅作《第五號交響曲》後，於 1889 年 10 月 29 日寫給大公爵羅曼諾夫 (Constantine Romanov) 的，此時柴科夫斯基正在構思《第六號交響曲》，一部與「生命」有關的作品。不久之後他在弦樂六重奏《佛羅倫斯的回憶》(*Souvenir de Florence*) 譜稿背面起草一個題綱：「第一樂章：充滿激情、自信，以及對生存的渴望，曲長應短 (終曲為死亡，崩潰的結果)；第二樂章：愛；第三樂章：失望；第四樂章則是以漸漸消失做結束 (也是短促的)。」另外也在筆記簿上寫下：「生活。(1) 青春 (2) 阻力？胡說！結尾。前進！前進！」這樣的基本構思佔據了他兩年的時間，並決定使用降 E 大調來創作。這些札記內容後來並未實質用在《第六號交響曲》，反而與未完成的降 E 大調交響曲構思形成一些相關性。

1892 年秋，即完成《第五號交響曲》的四年後，新的交響曲卻沒有任何實質的進展，柴科夫斯基又陷入低潮，認為這首作品只是空洞的曲調，缺乏真正的情感，他最後放棄原先的樂思，並將原本寫好的第一樂章草稿改編成第三號鋼琴協奏曲。

對柴科夫斯基而言，1892 年相當不順利，一方面是他總是無法從梅克夫人特殊關係的驟然結束的打擊中完全平復，此外還有折磨著他的憂鬱症狀，以及對自己同性戀傾向

¹ Peter Ilyich Tchaikovsky, 高士彥(譯),《柴科夫斯基論音樂》,(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 1993), 41。

的混亂情緒，儘管進行數次的歐洲旅行，但卻沒對他的心情起樂觀作用，反而激起他強烈的思鄉之情。更糟糕的是，柴科夫斯基非常擔憂自己創作靈感已經枯竭，無法再開始創作音樂，1892 年的 12 月份正是他的歌劇《優蓮達》(Yolanta) 和芭蕾舞劇《胡桃鉗》首演期間，觀眾對這些作品普遍不滿的情緒，又將他推向了崩潰的邊緣，促成他更深的危機感。

到了 1893 年初，情況並沒有改變的跡象，柴科夫斯基甚至認為自己沒有希望，他回到克林 (Klin) 的家園，並以絕望的口吻寫了封信給莫德斯特，認為自己創作之路已走到了盡頭，對未來幾乎不必再抱任何的希望。然而 2 月 4 日，發生戲劇性的變化，柴科夫斯基的靈感突然浮現，並重新回到寫作台開始《第六號交響曲》的創作。這次他採用另一個樂思重新架構這部交響曲，調性為 b 小調，到了 2 月 9 日，他已經完成第一樂章的整個草稿，然後直接跳到第三樂章的創作，2 月 11 日他寫了封信給外甥達維多夫 (Vladimir Davidov, 1871-1906)，也就是這部交響曲的題獻者，信中談到這部交響曲的具體樂思：

去年十二月在巴黎旅途的期間，我開始有部新交響曲的創作靈感，這是一部標題性的交響曲，但關於它的標題應該仍保留成一個謎——他們可能會想要猜測，但這部交響曲應該單純地稱作《標題性交響曲》。這個作品具有深刻的主題性，充滿了自我情感，以致於在旅行期間我不斷地在心中構思它，並經常痛苦地為之流淚。一到達目的地我就開始寫作草稿，如此高昂的熱情使我在不到四天的時間內就寫出了第一樂章，其餘樂章也在我腦海裡有了清晰的樂思。第三樂章的前半部剛剛完成，這部交響曲中有很多的新奇之處，比如說終曲，不是喧鬧的快板，相反地卻是深沉的慢板。你想像不到，當我知道自己尚未達到不中用的地步，並能繼續創作時，我感到多麼幸福！當然也許我是錯誤的，但我並不這麼認為。²

² Ibid., 45.

接下來的創作工作相當順利，不過仍被一些無可避免的事情而被迫中斷。4 月份柴科夫斯基收到出版商好友尤根森的來信，提到願意出版他所有的歌曲和鋼琴曲，於是他開始寫作作品七十二的鋼琴曲和作品七十三的聲樂作品。接下來的 5 月份，柴科夫斯基拜訪了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在那裡指揮自己作品的音樂會，5 月 19 日回到克林的家中，立刻投入交響曲的創作；到了 24 日，他已完成整部交響曲的大致雛形。6 月份早已安排好的一趟旅行是赴英格蘭，指揮皇家愛樂交響樂團演奏《第四號交響曲》，並且接受劍橋大學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同時接受學位的尚有其他音樂家：聖桑（Saint-Saens, 1835-1921）包益多（Arrigo Boito, 1842-1918）、布魯赫（Max Bruch, 1838-1920）以及葛利格（Edvard Grieg, 1843-1907），這些行程使得交響曲的創作工作又不得不擱置在一旁，直到 7 月 20 日才返回克林。但現在整個寫作進度卻比預期的要慢得許多，在 22 日寫給他的弟弟莫德斯特的信中談到：

我目前正遭遇創作交響曲的寫作瓶頸，這管弦樂法的運用遠比我用過手法要困難許多。二十年前這個音樂靈感就已經存在我的腦海中，我沒有太多的思考，音樂就蘊育而生了，然而我現在變得提心吊膽且缺乏自信，一整天工作下來我只寫了兩頁，而似乎沒有什麼是我所要的，不過創作仍持續進行。³

8 月 13 日他再次寫信告訴達維多夫說幾乎要完成此交響曲的第三樂章了，只需再三天時間，便可開始最後一樂章的創作，但事實上這些工作比他預期的艱難許多，到了 8 月 31 日整部交響曲的管弦樂配器終於完成，剩下的工作就是加入速度、樂句標示、力度記號以及弦樂弓法，他將曲子題獻給達維多夫，並以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口吻告訴他：

³ Herbert Weinstock, *Tchaikovsky*, (London: Cassell, 1946), 345.

交響曲取得了進展，我很滿意其內容，但不滿意的，或者最好說是，不很滿意其配器。情況總是有些不合我的期望。如果人們指責或貶低這首交響曲，我將習以為常而毫不奇怪，因為這並不是頭一遭。但我對這部交響曲感到非常自豪，我想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作品，我喜愛它勝過其他任何音樂作品。⁴

柴科夫斯基邀請紐約愛樂交響樂團小提琴首席朱利亞斯·柯尼爾斯（Julius Konius）擬定弓法，也請鋼琴家雷夫·柯尼爾斯（Lev Eduardovich Konius, 1871-1944）協助完成雙鋼琴版本的編譜。在此同時柴科夫斯基將原稿寄給尤根森準備，此外柴科夫斯基將作品先送至薩佛諾夫（Vasilii Il'ich Safonov, 1852-1918）⁵ 在莫斯科音樂院的管絃樂課程中審閱，期望在首演前在管絃樂法上得到充分的建議。

柴科夫斯基曾多次談到他的新交響曲充分表現了哀愁，有著安魂曲氣質，特別是慢板的末樂章，充滿了主觀性。不過他對於葬禮性的結尾仍抱持著懷疑，音樂評論家卡什金（Nikolay Dmitriyevich Kashkin, 1839-1920）的紀錄提到，柴科夫斯基在最後一次赴聖彼得堡時對他說過，相當滿意此交響曲的第一到第三樂章，唯對第四樂章慢板的運用尚無信心，要在演出後再決定是否維持原狀或重新改寫末樂章。10月28日交響曲於聖彼得堡首演，由柴科夫斯基親自指揮，當晚的音樂會節目還有他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拉羅希的卡羅茲納（*Karomzina*）序曲，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依多美聶歐（*Idomeneo*）中的舞曲，以及李斯特的西班牙狂想曲（*Spanish Rhapsody*）【圖3-1】。然而觀眾對交響曲的反應卻相當冷淡，俄國指揮家納勃拉夫尼克（Napravnik,

⁴ David Brown, *Tchaikovsky: The Final Years 1885-1893*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1), 443.

⁵ 薩佛諾夫（Vasilii Il'ich Safonov, 1852-1918），曾擔任聖彼得堡音樂院鋼琴教授，俄羅斯音樂協會首席指揮。

1869-1948) ⁶ 對當時的情況做以下的回憶：

瑪利亞劇院樂團團員十分喜愛柴科夫斯基的音樂和他的為人，他們盡力按他的要求演奏，但工作並不順利。演出時聽眾雖然熱烈鼓掌，但主要是表示對作曲家的尊重，而不是針對他的這首新作品而發。⁷

柴科夫斯基本人對此作品還是相當滿意，但對觀眾的反應感到困惑猶豫，並告訴尤根森：「這首交響曲出現了某種奇怪的現象！它並非令人不喜歡，而是令人感到有些困惑。至於我個人，它卻是比我的其他任何作品都更加令我感到自豪。」⁸ 弟弟莫德斯特則認為觀眾尚不能了解曲中的涵義，尤其是慢板的終樂章，對當時習慣宏偉的快板結尾的觀眾，在聽覺上是項挑戰，於是建議將交響曲定上標題。

首演音樂會的隔天早晨，莫德斯特來到柴科夫斯基的房間，發現他坐在交響曲的手稿前，打算將樂譜寄給尤根森去印行，卻苦惱著不知該如何稱呼此作品，他已經取消原先《標題交響曲》的名稱，正計畫單純地採用《第六號》，但莫德斯特反對，認為《第六號交響曲》太過單薄，缺乏標題性的指示，於是提出了「悲劇」(Tragic) 的標題，但馬上引來柴科夫斯基的反感，討論暫停了一會兒，莫德斯特突然浮現「悲愴」(Pathétique) 一詞，在他的回憶錄寫道：

⁶ 納勃拉夫尼克 (Napravnik, 1869-1948)，俄國著名指揮家，作曲家艾德華·納勃拉夫尼克 (Eduard Frantsovitch Napravnik, 1839-1916) 之子。艾德華·納勃拉夫尼克是柴科夫斯基多年至交。

⁷ Herman Laroche，申元(譯)，《柴科夫斯基其人其事》，(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98)，126-127。

⁸ Herbert Weinstock, *Tchaikovsky*, (London: Cassell, 1946), 347.

「悲愴」的字眼突然在我腦海出現，於是我返回並告知哥哥，對當天的情景我印象深刻，彷彿昨天發生似的，我哥哥興奮地喊著：「絕妙！莫德斯特，太好了！悲愴！」接著，就當著我的面，在總譜上加了這個以後永遠使用的標題了。⁹

柴科夫斯基曾對一些朋友提到對死亡的臨近抱有預感，也說過《第六號交響曲》具有種安魂曲的特質，首演後九天突然辭世，這噩耗震驚所有的人，也紛紛開始揣測此交響曲與柴科夫斯基之死的關係，甚至懷疑《第六號》的創作是生命盡頭的一項預示。筆者認為《第六號交響曲》中充滿作曲家內心的掙扎和心情的寫照，但關於死亡的預言僅為一種不切實的臆測，卡什金回憶柴科夫斯基時提到：

……我個人認為，在《第六號交響曲》和作曲家的死之間尋求任何聯繫是完全徒勞的。我和柴科夫斯基最後一次會面時沒有留下任何此類印象。他只向我泛泛談了《第六》的創作經過，就像談其他作品一樣。他還和我談了打算遠赴南美和澳大利亞旅行。當我談到瑞典之行時，他提到自己準備冬天去斯德哥爾摩一行。哥本哈根的作曲家施文森不久前告訴我，他在10月25日曾收到過柴科夫斯基的信，上面說起即日將去丹麥的打算，這又充分表明他對未來充滿種種希望。¹⁰

上文表示了柴科夫斯基仍對未來懷抱希望，並未表現出交響曲中絕望的意念，況且因為這部交響曲的創作，使他原本擔心枯竭的靈感又重新燃起，對作曲產生許多計畫，種種跡象顯明《第六號交響曲》與柴科夫斯基之死並無直接性的關係，應視為在環境與性格影響，以及對生命深刻體認下的偉大產物。

⁹ Ibid., 347.

¹⁰ Herman Laroche, 申元(譯),《柴科夫斯基其人其事》,(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98), 181.

【圖 3-1】《第六號交響曲》首演節目單。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Е
РУССКОЕ МУЗЫКАЛЬНОЕ ОБЩЕСТВО**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ОТДѢЛЕНІЕ.
XXXV сезонъ, 18⁹³/₉₄ года.

ПЕРВОЕ СИМФОН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ПРИ УЧАСТИИ:

Г-жи Аусъ-дортъ-Оэ и оркестра подъ управленіемъ

П. И. Чайковскаго

въ Субботу, 16 Октября 1893 года.

ПРОГРАММА.

1. Шестая симфонія b-moll П. Чайковскаго.
(въ первый разъ).
 - I. Adagio.
 - II. Allegro con grazia.
 - III. Allegro molto vivace.
 - IV. Adagio lamentoso.

Антрактъ 10 минутъ.

2. Увертюра къ неоконченной оперѣ
„Карменъ“ Г. Ларома.
Партія фортепіано кси. Гг. Блауменфельдъ
и Лавровъ.

Сюжетъ оперы заимствованъ изъ комедіи
того же имени Альфреда де Мюссе. Увер-